

游击队的姑娘

金承九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游 击 队 的 姑 娘

(朝鮮) 金承九 著

沈圣英 譯
丁尔綱

宣德伍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 1957 · 北 京

김 승 구
빨찌산 처녀

根据: 다시는 그렇게 살수 없다
조선 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9. 譯出

内 容 說 明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疯狂的侵朝战争,許多和平的朝鮮城鎮毀于炮火,許多善良的朝鮮人民遭到殘杀。一个普通的朝鮮妇女金英淑身遭家破母死的浩劫,怀着对敌人的無比憤怒参加了游击队。她接受上級的指示,到敌后一个村鎮上担任发动群众起来反抗敌人、破坏交通、炸毁火药庫等任务。在一次擒救被逮捕的老乡出獄之后,于一場猛烈的战斗中,金英淑因負伤被敌人逮捕。这个女游击队员在敌人面前始終表现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强不屈的斗志。金英淑虽然牺牲了,但是她这种热爱祖国的偉大精神鼓舞了千千万万朝鮮人民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英勇战斗,他們在中国人民志願軍的帮助下打垮了美帝国主义。

游 击 队 的 姑 娘

(朝鮮) 金承九 著

沈圣英 譯
丁尔綱

宣德伍 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金銀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1}{8}$ • 插頁 1 • 字數 50,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6,200 册 定价 (7) 0.22 元

統一書号: 10061•75

村庄，村鎮的街上。

敌机剛轟炸后的情景：烈焰冲天，瀰漫着的濃霧遮住了視線，被火焰包圍着的一所二層樓房塌了下來，烟塵隨着火苗騰向天空。

郡黨部門前，停着一輛卡車。人們匆忙地在門前奔進奔出，扛着一摞摞書籍和一只只箱子往車上放。稀稀落落的牛車和背着包袱的人們匆忙地從他們面前走過。一個背着步槍的青年從焚燒着的街頭飛奔而來，剛要走進郡黨部時，正迎着朴庸泰委員長從里面出來，那青年停住了腳步，氣喘吁吁地報告說：

“委員長同志，龍文里和馬德里的撤退命令已經傳達完畢。”

“好，辛苦啦。馬上把自衛隊員們集合起來！”

“是！”青年又朝街那头飛跑過去。

李南勇扛着一口大櫥從台階上走下來。朴庸泰接過大櫥說：

“南勇同志，敵人迫近了，快点。”

“是，全都安排停當了。”

這時，金英淑跑了過來，她穿着一條輕便的黑裙子，上身穿着一件棉袄，挽着袖口。

“委員長同志，人民軍開過飯了，”說完接過一個沉重的包袱。

“傷員怎么样了？”

“前面的一輛車子把他們送走了。”

“你母親呢？”

“我还没回家看她呢。”

“快回去看看吧，叫她跟咱们一道撤走。”

“是。”

朴庸泰走进了郡党部。剩下英淑帮南勇搬包袱。

“你快去快来吧。我马上也就搞完了。”

“好！”英淑应了一声，转身就向街那头奔去。

英淑绕过燃烧着的屋角，往自己家门前的那条胡同奔来。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敌机俯冲的啸叫声，周围立即响起了一片爆炸声。英淑扑在墙脚下避了避身子，急忙站起来，朝胡同那头望去，不禁大吃一惊，一面朝着烟尘弥漫的家扑了过去，一面大声叫喊：“娘！”但是，没有回答。

屋前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尘土渐渐地散开了，透过稀薄的烟尘，在一间塌了半边屋顶和墙壁的房子里，隐约中可以看到一个老妇昏倒在地上。英淑心里一沉，叫一声“娘——！”就把她抱了起来。

爆炸声接连不断地响着。

“娘！娘！”英淑摇晃着母亲的身子，还是没有回答。她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躊躇了一下，便撕下衣角，把母亲的伤口包扎起来。

“英淑同志！”外面传来了南勇焦急的呼唤。不大功夫，他匆匆地走了进来，一见到这般光景，就怔住了。

“南勇同志！你看，娘……”

“呀！……”南勇奔过去帮着英淑包扎起来。

“怎么办呢？”英淑几乎要哭出来了。

“快扶上車吧！”说着就要把她背起来。

这时，母亲勉强睁开眼睛，捏住英淑的手，转向南勇。

“娘！醒醒吧！”南勇紧抱着母亲说。

“当……当心身体，好好照顧英淑，”說完，就咽气了。

“娘！”英淑尖叫了一聲，把臉埋在母親的懷裡，痛哭起來。南勇也悲傷地垂下了頭。

飛機的嘯叫和爆炸聲又響了起來，吞沒了英淑的哭聲。

一條通往山上的羊腸小道。參加游擊隊的人們正向山中進發，他們的肩上扛着鐵耙、長銃、獵槍、步槍等雜七雜八的武器，背上背着被服彈藥和食糧，在一塊大石頭旁邊等待聚齊，有幾個人陸續地從後面跟上來。他們沉默着，臉上却呈現出堅決嚴肅的神情。

稍遠的地方，一棵松樹旁邊站着英淑，她抑制着滿腔的怒火和悲憤，含着眼淚朝村子那邊眺望。南勇坐在她身旁的一塊石頭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煙卷，大概是想使自己鎮靜一下。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个被包圍在烽火和煙塵中的村莊。

這時，從他們後面傳來了“準備出發！”的口令。

南勇灭了煙卷，站了起來。

“走吧！一定要給娘報仇，一定要打回老家來！”說着整了整衣服。

英淑仍然呆呆地凝視着前方。

南勇的視線也投向村子那邊，激憤地說：

“我們決不允許敵人糟蹋埋着娘的這塊土地，決不允許敵人糟蹋我們祖國的大好河山！”

英淑的臉上燃燒着復仇的火焰，大顆大顆晶瑩的淚珠從她的頰上滾了下來。

被敵人占領了的街道。火焰熄滅了，濃黑的煙霧仍然瀰漫在空中。在燒剩的半邊牆上，不知是誰寫上了這麼一條標語，

热辣辣的映入眼簾——献出自己的生命，保卫家乡，消灭敌人！

越过一片焦土，可以看到驻扎在村子里的美军指挥部。一个警卫冻得紧缩着脖子，在门口不停地踱来踱去。几个通讯兵正在指挥处架设电话线。倒塌了的断墙后面，几个老人在窥视着，向他们投过来一道道惊惶而又憎恨的眼光。

刺骨的寒风席卷过街道，驱散了街上的烟雾。

道旁竖着敌人的布告牌，上面贴着一张布告：“凡暗藏共产党分子或私通游击队者一律处死。”几个美军用枪托赶着二十多个被捆绑着的妇女和老人，从布告牌前面走过。治安队长韩昌奎跟在最后，威胁着这些“囚犯”。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声哀怜的呼唤：“媽！媽呀！”

在那押解的人群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停住了脚步，转向发出叫声的那一面。

“快走！”美国兵用枪托顶着那个妇女的脊背。

少年吉龙拉着他妹妹的手，从路旁的一条胡同里跑出来。

“媽！”吉龙尖叫了一声，向着那个女人扑过来，美国兵用枪托推开了他。这时，从孩子背后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一辆载重汽车开足了马力向孩子这边驶来，道旁的人们焦急地看着这光景，柳泽老头从人群里奔出来擒过了孩子。

“吉龙！”吉龙娘凄惨地叫着，重新转过头来。这时，接连驶来几辆卡车，挡住了她的视线。

治安队长韩昌奎吆喝着：

“快走！快走！”

一辆吉普车开到美军本部门前停下了，一个佩着大尉肩章的美国长官傲慢地走下车来，他眯起一只眼睛，向那些被捕的

人們扫了一眼。他就是駐扎在这条街上的美軍指揮官約翰。

韓昌奎走到他的身旁，卑恭屈膝地說：

“辛苦了，我是治安隊長韓昌奎，現在正在抓共產分子。”

約翰扫了他一眼，象撫摸一條獵狗似的輕輕地在他頭上按了几下，逕自跨上台阶去了。這時，美軍少尉卡脫和“國軍”中尉宋玄泰從里面走出來，向他行了個軍禮。

約翰走上台阶，朝街道四周環顧了一下說：

“卡脫少尉，運輸綫正常嗎？”

“正常！”卡脫站在那兒一动不动地回答，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就象尊石膏象似的。

“宋！這裡的共產分子就这么幾個嗎？”約翰用凶狠的目光瞪着宋玄泰問。

“是！現在正在繼續搜查。”

“你是干什么吃的！嘿？為什麼不動員國防軍去抓！”
在約翰的盛怒之下，宋玄泰舉措不安，不知回答什麼才好。

“卡脫少尉！這裡是山區，很危險，要特別防備游擊隊！”

“是！”卡脫跟着約翰走了進去。

宋玄泰呆呆地站在那兒。

滿載着武器彈藥的汽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過去了。

在通向橋頭的公路上，美軍運輸卡車繞過了狂風疾卷的山腰，面前出現了一條河，河上橫跨着一道洋灰橋，河的兩岸聳立着陡峭的絕壁。

美軍本部——約翰的房間里。

房里很凌亂，還沒有整理過。卡脫刁着煙斗，玩弄着皮鞭。約翰在打電話。

“哈囉！我是約翰大尉。現在剛剛搬完。前綫情況怎麼

样？五天之后进攻鴨綠江？噢！这將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哈哈哈哈哈……运输綫正常。当然，当然，武器彈药一定能送到。……OK！”

正当这时，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突然响了起来。約翰吃惊地掉过头去看着卡脱。

桥头。

又是一响巨大的爆炸声，桥的另一端也塌了下去，桥上的汽車一齐掉在河心。加足了馬力繞过山脚开来的汽車，完全来不及刹車，一輛接着一輛地翻了下去。

在可以看得見桥头的峭壁后面，游击队员南勇和洪同志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果，便迅速地鑽进了葱茂的森林里。

美軍本部——約翰的房間里。

担任防守运输綫的杰克一动不动地站在門旁。約翰神經質地踱了几步，走到杰克面前問：

“再沒有別的路可通了嗎？”

“沒有了。”

“約翰走近桌子，抓起電話机。

“哈囉！哈囉！师团本部……我是約翰大尉。运输綫上的桥被炸断了。……当然是游击队囉。河的兩岸都是峭壁，不修桥，汽車是通不过去的。……是是，是危險的山区，我們要求派些工兵来，工兵……唉？怎么？鉄桥也炸了？”他啞然失色地放下了電話机。

始終一言不发地站在屋角里的卡脱这时才開口問：

“說什麼？”

“卡脱少尉，游击队把师团后方的鉄桥也炸了，他們还在繼續炸桥。”他沉思了一会，走到杰克面前——“杰克！要等

“工兵修完鉄桥以后再到这儿来，那是来不及了，赶快把这儿的老百姓抓起来！馬上修桥！”

“OK！”

“要知道，这儿是圍殲撤往山区的共产軍的重要战綫。”

“明白了！”杰克答应了一声，立刻匆忙地走了出去。

山里。越过复滿白雪的險峻的山岭，仔細往下看去，就可以看到在屏风似的絕壁下面，有个天然的岩洞。从村子里上来的游击队員們就住在这儿。

狂风掀起了复盖在山頂上的积雪，又把它卷到峡谷中。游击队的步哨象岩石般挺立在风雪中。几个队員，大概是要出去偵察敌情，从步哨面前經過，走下山去了。

岩洞前，軍營帳篷里，队員們正在忙碌着，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用树枝編結防风墙。越过他們，走进深处，有一个岩洞，队长庸泰、政治委員和副队长泰奕就住在这里。这时，庸泰正在向金英淑下达指示。

“这么一来，鬼子們一定会瘋狂地强迫村里的居民来修桥的，破坏修桥工程不單單是为了擋住鬼子的运输，而且，对人民軍的作战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必須向群众解釋清楚。我們要以修桥工程为中心，展开激烈的斗争。”

英淑接受了这个重大的任务，暗自下着决心。

“为了工作，你必須有一个安全的住所，你看住在哪儿合适？”

“我認为福实姐最可靠。”

“福实同志嗎——是啊！是个嘴严、手勤的同志，好！那么就这样办吧！安排好住所以后，就馬上跟万寿老头取得联系。”

“是！”

政治委員走到她的身边，温和而果斷地說：

“英淑同志！你的工作說明我們黨是永遠跟人民一道在敵人中間鬥爭着的。”

英淑注視着他，聚精會神地听着，仿佛要把他說的每一個字都牢牢地刻在心上。政委把手放在英淑的肩上，繼續說：

“我們決不能容忍敵人踐踏我們可愛的故鄉，也決不能容忍敵人踐踏領袖分給我們的土地！英淑同志！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要想一想你那死去了的母親。”

“為了母親，為了黨，為了祖國，我堅決不惜犧牲生命跟敵人戰鬥到底。”

“任務都交給你了啊！”隊長庸泰緊緊地握了握她的手。副隊長泰突也伸出手來，囑咐她說：

“要留神敵人的耳目啊！”

“是！”英淑堅強地回答着，握了握他的手。

隊長庸泰朝隊員那邊喊道：

“南勇同志！”

山坡。英淑和南勇一直走到山坡下才互相告別。

“好吧——”南勇握住英淑的手。

“什麼時候再見面呢？”英淑戀戀不舍地瞧着南勇。

“等到解放的那天……”南勇用笑容來掩飾他那惜別的心情。

“難道在這個期間，你就一次也不下山了嗎？”

“為什麼不呢？聯絡工作當然是由我來干啦。”

“那麼，為什麼……？”

“因為只有解放那天，才能算是真正的見面，”說着，他們彼此緊握着手，默默無言地相對而望。在他們的眼里流露出無

限依戀的感情，他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着。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猛烈的山風卷着寒雪，吹過他們身旁。

“要當心身體啊。”

英淑點點頭表示回答，一邊用她那晶瑩的眼珠看着南勇，象要把南勇的形影銘刻在自己心裡。然後，她從那座沒有路的山上直奔下去。

溪谷。

重迭的山巒。

英淑穿過樹林，繞過岩石，隱隱約約地消失在溪谷里。

南勇象尊石象般站在山嶺上，目送着英淑，在他後面，一朵烏雲堆上遙遠的天空。

密林里。英淑穿過一片灌木叢生的小樹林，小心翼翼地朝村里走去。周圍籠罩着一片暮色。

靠近村子的山坡。幾根光禿禿的枯枝在怒吼的狂風中瑟瑟地抖動着。坡上豎着一列木樁。黑暗中，隱約可以看見每根木樁上都綁着人。

四周是放哨的美軍哨兵的魔影。

吉龍躲在坡下的一棵古樹後面，焦急地窺探着綁在木樁上的母親。他瞧了一會，好象想到了什麼，轉身就消失在黑暗里。

吉龍的家。屋頂被炸塌了，只剩下油漆的洋鐵皮在風中顫抖着，不時發出淒涼的響聲，一邊牆壁也倒了下來，房裡凌亂不堪。南順孤獨地呆坐在那兒。門被風刮倒了，風雪不停地卷進屋裡來，南順顫栗着，把身子縮成一團。

這時，吉龍從外面沖進來，在廚房里四下張望着，抓起一把鐮刀就走。

南順呆呆地望着門外問：

“哥哥！媽干嗎還不回來？”

吉龙猶豫了一下說：

“嗯！就要回來了……。”

南順驚疑地看着吉龙手里拿着的鐮刀又追問道：

“拿這個去干嗎？”

吉龙沒有直接回答。

“我這就去領媽回來，你待在家里別出去，”說完，好象下了一種不尋常的決心似的，一轉身就跳了出去。

在那舉目可以望得見的山坡上。風雪不停地刮着。英淑嚴密地注視着四周，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她停住腳步，睜大了眼睛，注視着前方，那里有人被綁在木樁上。英淑遲疑了一下，走上前去，突然大吃一惊；原來，被綁着的人都是她的鄉鄰。她盯住他們向前跨了几步，突然，幾個美國鬼子的身影在風雪中晃了一下。她趕緊躲在一塊岩石背后，憎恨地注視着他們。

這時，吉龙怀里藏着鐮刀，從古樹后面閃出來，向綁着他母親的木樁那邊一步步挨近。

英淑發現了吉龙，驚訝地注視着他的舉動。

當吉龙快靠近木樁的時候，美國兵凱利用手電筒挨個的照着被綁着的人們的臉龐走過來，他后面跟着一個提水桶的鬼子，按照凱利的吩咐，把冷水潑在“囚犯”的身上。

當他們快走近吉龙母親的身旁時，吉龙急得打了個寒噤，急忙躲在樹后，鬼子兵一走開，他又從樹后閃出來，敏捷地奔到母親身旁，抽出鐮刀，開始割着捆母親的繩子。

母親從昏迷中醒來，吃驚地叫了聲“吉龙！”向美軍那邊看了一眼。吉龙咬緊牙關，使勁地割着，但繩子却一時不易割斷。

英淑急得想跳出來帮他，就在這時，響起了美軍步哨的叫

接着是几声枪响。

“媽！”吉龙惨叫一声，掙扎着抱住母亲，然后，無力地倒下了。

“吉龙！”母亲想抱起吉龙，但她被繩子捆着，無法动弹，只是啾嚕着。这时，又一声枪响。

“吉龙！”母亲惨叫了一声，这叫声撕裂着英淑的胸膛，她憤恨得紧咬牙关，瞪着双眼。怒吼的风雪打在她的臉上，她还是茫然若失地僵立在那兒。

村里的街道。冬雪复盖了荒凉的夜路，这荒凉的道路好象从来也沒有人整頓过，倒塌了的茅草屋頂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电綫桿也被折断了，破布败絮零落地飄挂在电綫上，在寒风中凄凉地抖动着。

英淑拖着沉重的步子，从黑暗里走出来，她怀着滿腔激憤，無所畏惧地用她那充滿怒火的眼睛凝視着前方。这时，不知从哪兒随风送来了孩子的哭叫声“哥哥！哥哥——”

繞过了断墙殘壁的英淑，听到这个声音，突然停下了脚步，朝傳來声音的方向望去。

在一条小巷里，到处都是倒塌了的牆壁，到处都是零乱的瓦片。头上包着毛圍巾的南順在狂风中歪歪倒倒地走来，嘴里不住地喊着哥哥。

一家屋子的窗戶微微地打开了，一个滿头白髮的老婆婆惊讶地向窗外窺視。

“哥哥——”南順向四面寻找着走过来。

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因鬼子，口里不知在哼着些什么，跌跌撞撞地从前面走来，看見南順，立刻攔住地喊：

“喂！小孩！小孩！”

南順畏懼地叫了一声“媽媽——”朝后退了一步。

美国兵走到小孩眼前，摸了摸她的圍巾，要想搶走。南順更害怕了，紧盯着美国兵，同时紧紧揪住自己的圍巾。美国兵哈哈大笑了一陣，攥住南順的面頰，扯下她的圍巾，圍在自己的脖子上，轉身就走了。

南順快哭出来了。

“这是我媽的圍巾，”她一边喊一边跟着鬼子。

美国兵又轉过身来，皺了皺眉头，蹲笑着。

“小孩！你到天堂里去就不冷了，”說着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来。

老婆婆看到这光景，急忙跑出来，抱起南順，朝后退了几步。

“喂！你是什么人？”美国兵說着，举起手枪对准了老婆婆。

正当这时，英淑从后面跑来，端起一块大石头，照着美国兵的脑壳使劲砸了下去。

美国兵惨叫一声，立刻倒在地上。英淑又搬起一块石头朝美国兵砸去。

老婆婆在这意外的情况下，目瞪口呆地望着英淑。

福实家。用碟子做成的灯盞照亮着黑暗的房間。福实斜躺在床上，望着跳动的灯花，沉浸在思索中。她母亲靠在墙上，茫茫然地望着屋子的一角。

銳利的寒风吹打着糊在門上的紙，透过紙縫，鑽进房里来。

福实娘有气無力地开口說：

“你也得到哪兒去躲躲呀，在这种鬼地方怎么能待得下去呢？”

福实沒有回答，仍然沉思着。

“只以为这样的年头不会再有了，可做夢也沒想到……”母亲說着，輕輕地叹了口气。

母女倆仍然相對無言。

狂風怒吼着。

遠處傳來了緊急的軍號聲。不一會，有人在敲門，母女倆的臉色陡地變了，她們面面相覷，傾聽了一會，福實帶着不安的神色支起了半个身子。母親默默地制止了女兒，自己出去開門。

英淑在後牆門旁，一面留心注視着周圍，一面輕輕地敲門，裏面傳出了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誰呀？”

“大娘，是英淑！”

母親圓睜着雙眼，趕快打開門。英淑急急地走了進來，隨即把門关上。

“呀！英淑你……”母親疑心自己是在夢里，非常驚訝。

“姐姐在家嗎？”

“快進去吧！”

英淑走進了廚房。

福實從房門里朝廚房窺視着，沒有立即認出英淑來，還在疑心地張望着。

“福實姐！我是英淑。”

福實仍然沒有認出是誰，待英淑走到她面前時，才認出來，她驚喜交加地抓住英淑的手。

“英淑同志！”她滿眼噙着淚水，喉嚨也哽咽住了，講不出一句話來。

遠處傳來了低沉的軍號聲。

福實娘在後牆下隱蔽的地方放哨。

福實從廚房里端了碗水走進房裏去，英淑飢渴難忍地接了碗，一口氣把水喝完，然後舒暢地吁了口氣，抹掉了額上的汗珠。

福實不安地問：

“啊！我还当你进山去了，怎么……？”说完，凝視着英淑的面孔。

英淑并不回答她的話，却問：

“姐姐！万寿叔叔还好嗎？”

“給鬼子抓去坐了几天牢，立了个保狀，又放出来了。”

“立保狀？”

“嗯！听說写了張給鬼子干活的字据，才放出来啦！”

“是这么回事，”英淑摸清了情况，心也安定了，臉上的表情也漸漸緩和下来。

福实的表情和英淑不同，她說：

“現在的万寿叔可不比以前啦！”

“姐姐！——英淑抓住福实的手——你要帮助我！”

福实点点头，用詢問的眼光望着她。

“我得先見一見万寿叔。”

“万寿叔！？”福实疑虑莫解地看着英淑。

村外的山坡上。第二天早晨，雪虽然停了，但天空仍然布满了灰沉沉的云块。被綁在木樁上的人们象断了气似的一动不动，在他们的头上、肩上复盖着一层白雪。一个少年倒在他母亲的身旁，身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镰刀柄，那镰刀依然勾在綁着母亲的繩子上。

万寿老头背着一捆木柴，沿山路走下来，打那兒经过。他看到这种情景，悲痛地掉过头去。

老婆婆的家。老婆婆抱着南順象木头人似的坐着。

“姥姥！我要去找我媽，找我哥哥。”

老婆婆心痛地紧抱着南順。

“等人民軍叔叔回来了……去看吧！”老人說着默默地